



唐樂 著



另一個聲音



愛之足

即使匍匐，不夠五體投地。
即使嚮往，不夠深刻。
乘坐月色，夜半，我是失眠。
如你允我相隨，我當以愛為名，起奔。



陷入相思糾結的情網

你總是以雲的姿態高飛
而我，仍是一方眼神，以此生
供奉僅剩的孺慕，我總是跟隨的姿態
在此空步
迴轉數年不可同登的祭壇
情如血液竄流
而我不能隱住
慌亂因你的音符跳動

你總是一段因緣
而我不能以世間無聲，自悟
亟於追求的字句
斷然起草，豎起白旗的苦澀

你總是愛
愛那些紅塵記憶
如夢的美麗，他們她們
眾多掌聲

我還沒走盡萬般滄桑
相思在嘩然虛度
空靈的自白，我如一個扉頁
你沒有半個筆畫為我
潮汐相思升起的月華

卿卿如晤

我血液喚作想你的思念
我那層眼神，若非陽光
便領取失落的陰暗
我若是一方水澤，務必
請你給著疏濬的去向

吾愛，紅豔非花，而是唇色
點著我的嚮往
吾愛，愛之昇華，我的匍匐
惟你一切落足

吾愛，黎明高高注視
我憂柔一生卻步
只在你眼前
展若翔翼

吾愛，莫丈量我的枯槁
只留心那樣佇立，矢志遙望
自詡青睞的失神

秋瑟的寂寞
轉動季節的憂鬱，吾愛
我們總徒然摸索
生命的鄉郊，何等曠野

帶頭的鷹揚

吾愛，當不懷好意

夢靨隱去種種悲歡

吾愛，我仍準確如導航的光

只愁腸一個引渡

情的回香

空虛的寂寞空虛的愛

那對我極端繞腸的滋味
通過一些滾動的靈感，流淌
多餘的震懾，白日的敵意，不期然設限
夜遭逢打擊的愛慾

從一開始就登高了
再降到谷底，那憂傷的情索
墜入溪上一首詩
與我穿過軀殼的冷意

無關宏旨，只於關一些些
孤獨盛行，千瘡百孔的國度
消磨執意絕美的我
那心靈麻木
不肯燃起呼吸

如枕上殘留暗香的戀人味道
在激情的唇印
孵想感官的生趣

寄情書

想像即興創作的腳本
掩埋無名的山頭，滿月的狼嚎
至她的眼，她的髮
全身的思緒
都是男性的告白

招魂的人走過我，招來的
測度我對她
曾有傾心的相逢
反是那些空洞嘲笑如今
我是邱比特箭下的亡魂

嗜食愛情的血液，從而根生
失戀的智慧
當宣告我再生的古老墓誌
畢竟起身
而將聖水灑在
我被折磨之後的消瘦

洗滌是容易的
凡激情的影子，就我浮華
未被斥退的嚮往，我好似如斯
死後又生，死後又生

於是莞爾取悅恣意從天份糾纏的情苗
僅僅一顆種子
能看懂她美麗的髮
在雙眸裡飛